

一代梟雄 · 一代梟雄 · 一代梟雄 · 一代梟雄

袁世凱傳

(五)

章君毅

救平「大院君之亂」

袁世凱略施小計，灌醉了馬建忠派來催兵的差官，拿先入漢城的馬建忠、張光前以及兩百名慶軍的性命，小賭一注。果然便在六月初十一大早，等到了金允植發自漢城的那封長信，漢城大院君事件的真情實況，他已瞭然於胸。當他命人將金允植的原信飛騎投送吳長慶行轅以後，他一面吩咐心腹護衛，好生以酒食款待金允植的信使，一面自回大帳，沉思默想，然後就自做主張，大膽妄為，親自執筆，回一封密函給金允植。

他告訴金允植，大院君事件的罪魁禍首，既已查明是韓王李熙的父親，大院君李暉應唆使亂兵，犯宮闕，戕日人，嚇走了閔妃，亂子鬧得如此其大，祇怕李鴻章李傅相，也無法繼續包庇這位朝鮮親華黨的領袖。再由於日本人的必定不肯善罷甘休，李傅相之所以可以致力於大院君者，祇

有請他內渡，到中國境內去住上一段時期，避避風頭。然而，倘若大院君真的肯走，離開朝鮮，那「大院君事件」還是得有個解決，譬如說亂兵的剿撫，為首份子之緝拿正法，都是大兵一到，刻不容緩，立刻要辦的事。因此他建議不妨由韓王李熙，密函吳長慶吳軍門，請吳軍門以上邦之兵威，督軍攻剿，救平亂事。

這一封信，固說是基於袁世凱和金允植私人之間的友誼關係，而由袁世凱向金允植提供的一項意見。但是當時朝鮮官廷和百姓，望清軍之速來，有如大旱之望雲霓。當金允植把信拿給韓王李熙一看，其中語語誠懇關切，事事都是緊急正辦，他焉有不欣然允可，迅即密函吳長慶督師平亂的道理？

然而就因為袁世凱誕妄已極，自出機杼，以一名小小的同知，署理管帶（營長），居然間接通函韓王，代出主意，往後一連串事件的演變，

不但與此大有關聯，尚且全盤影響了整個中韓、中日關係，釀成了往後的中日甲午戰爭，乃至馬關和約，割讓臺灣，都是由袁世凱的這一着所引起。對於袁世凱個人，張寒和他的哥哥張督，吳長慶、李鴻章，五個人之間，又生出了永永難解的恩恩怨怨。

這一封信的關鍵，何以會如此重大？原來，當時清廷的對韓政策，一向由李鴻章全權做主，而李鴻章之於朝鮮，實際上是「別有用心，視朝鮮如一齒，委諸各國之啄，冀其斷斷相持，而我得袖手偷安於旦夕」（光緒二十年。公元一八九四。九月，張謇彈劾大學士李鴻章疏）。換句話說，便是「暮氣日深」、「主和誤國」的李鴻章，應付列強侵略，左支右絀，無以為計，他便妙想天開的欲以朝鮮為犧牲，成為列強角逐的場所，藉以吸開列強對於中國的注意力，於是使中國本身能够喘一口氣。

但是率兵抵達漢城，平定「大院君之亂」的吳長慶，和他的得力助手，營務處總辦張謇，他們的方針便跟李鴻章大相逕庭，迥然不同。吳長慶和張謇一致認為，朝鮮是我國列祖列宗所保護而經營的，決不可有「自腐之機」，而給列強以「可乘之隙」，張謇尤且主張大軍入漢城後應該「挾韓王以歸我」，易客為主，然後再徐作理論。他們的對韓方針是積極的，進取的，不但不願予列強以可乘之機，而且還得協助他們修政練兵、興利備患，要朝鮮先充實自己的力量，抗禦外侮，使中國也能真正盡到宗主國的責任。以吳長慶的積極進取和李鴻章的消極放棄所生的矛盾，不久便使李吳之間開始了正面衝突。

二十四歲的袁世凱，自作聰明，瞎摸亂闖，他創出來的新花樣，居然會和李鴻章不謀而合，袁世凱、李鴻章都是在想充份利用朝鮮，而非如吳長慶、張謇他們的扶植與援助。此所以張謇爲了急於謀求朝鮮的安定與革新，不惜主張挾制韓王李熙，鳩巢鴿佔，然後再有所作爲。而袁世凱則通過金允植的路線，對韓王李熙討好賈乖，一旦取得了韓王的信任，他便挾韓王以自重，以升官發財，以干預朝政，他是想以韓王李熙爲傀儡，由他在幕後予以巧妙的操縱。

這正是李鴻章所需要的一種局面，於是五品同知，權充管帶袁世凱，自此便平步青雲，扶搖直上，深獲權傾當朝的李鴻章激賞，升官之速，迭次打破紀錄。乃至後來被李鴻章提名爲他的繼任人選，而由被國人詬之爲「淮軍餘孽」。

另一方面，則袁世凱自從獲得了李鴻章的「

慧眼識英雄」，青睞頻施，眷顧無似，自此他便「意氣益張，夸誕謬戾」，再也不把上司老伯吳長慶、受業老師張謇等人放在眼裏。他遇事專擅，偶或有所請示，他便直接向北洋大臣李鴻章請示去。李鴻章、袁世凱上下其手，終於迫使吳長慶離開了朝鮮，而吳長慶戎馬半生所經營的一筆本錢，慶軍六營，和朝鮮戎地，終於也全部落於袁世凱的掌握之中。

長驅直入進軍漢城

漢城王宮，金允植接到了袁世凱的那封密函，立刻便轉呈韓王李熙。在此以前，李熙夾在親日的閔妃，和親華的生父大院君，兩「大」之間，苦於應付，更談不上有什麼實權。如今發生了「大院君事件」，他的父親已在漢城——朝鮮存身不住，閔妃則受過一次驚嚇，險乎性命不保，又有効忠自己的天津領選使金允植回到漢城，追隨左右，跟大隊清軍之中一位極有前途和「勢力」的先鋒營官袁世凱穿針引線，聯繫密切。當然，他知道這正是他脫穎而出的大好時機。

於是，韓王李熙的密函儘快的送到吳長慶帳前，他在密函之中告訴吳長慶說：

「……亂軍所居多在枉尋、利泰兩村，此皆勢逼近地（距離王宮不遠），悍然讎國，非仗天朝雄兵，難以圖滅。請整飭部伍，掩其不備，執訊獲醜，以洩神人之憤。」七月十日，仍舊由袁世凱逢山開路，過水搭橋，充任先鋒走在前面，吳長慶則親率大軍在後，這一天，祇走了五十里路，全師在魚鱗川駐紮。

距今七十四年前，領軍朝鮮，袁世凱即已瞭然於情報工作之重要，而當年吳長慶率兵入韓，一舉收平大院君之亂，將朝鮮危疑震懾，存亡絕續的大變局，迅速的予以廓清，形成亞洲近代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，其勝利成功的因素，也厥在於情報之迅速詳盡，直接有效，而能爲吳長慶、袁世凱所靈活運用。

情報來源，一共有兩條線，其一即爲金允植、袁世凱之間的信使往還，絡繹不絕，其二係馬建忠、張光前在漢城所實地搜集，他們作了分析、提出意見，一激激的送到吳長慶的軍中來。

情報顯示，當時漢城的亂局極堪憂慮，釀成變亂當天，參與暴亂的羣衆多達一萬餘人，後來散去了大半，但是仍還有五千餘衆，分別住在枉尋、利泰兩村的營房裏。朝鮮軍隊向採探襲制，阿兵哥是父子相傳，連綿不斷的，所以朝鮮兵都是老兵，他們向來接受大院君李熙應爲的指揮，「大院君之亂」爆發後，大院君李熙應爲了避嫌，兼且受不了來自日本的強大壓力，所以他在表面上交出了兵權，派他的長子李載冕以「大將」的軍階代領全軍。金允植私下知會袁世凱，他有證據顯示亂兵所住的兩個村子裏，亂兵正在修繕武器，磨刀霍霍，他們可能起而抵抗大清的天兵。同時他指出李載冕本人是個強硬份子，清軍如欲順利完成剿撫工作，一定先要把他支開。

這些情報，對於吳長慶來說，真是重要極了，「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」，所以從七月初十到七月十三，那四天之內他一面慢慢的走，一面在從容部署，妥善策劃應行的步驟。

由馬建忠所獲得的情報，則在他和副將張光前率領兩百名慶軍，開進漢城以後，日本人確曾先中國兵而抵達，那便是日本駐韓公使花房義質，他在大院君事件爆發當時，曾經親自率領警衛抵禦朝鮮亂兵，而被困在公使館——清水館達七小時之久。晚間他率眾突圍而出，連夜逃到仁川，又受到當地暴民的襲擊，於是搶登小船，再逃赴月尾島，次日方由英國兵艦救起。

日本公使花房義質急電回國求救，當第一艘赴援的日艦抵達，他便搶先率日兵一千二百名重回漢城，當面數落大院君唆使亂兵襲擊日本公使館，並殺死七名日人之罪。並且提出很苛刻的八項條件。馬建忠說：大院君李昆應曾與花房義質發生齟齬，事後，他顯得頗為「勢孤氣弱」，也就是說他懾悟事情已經鬧大了。

當馬建忠、張光前率領兩百名慶軍，開入漢城，當時花房義質已去仁川，表示與朝鮮交涉決裂。漢城全無日兵，他們算是立即掌握了情勢。

七月十一日，袁世凱的先鋒營經過水原府，當地是漢城以南的一大都會，袁世凱不會進城，他一馬當先，領着先鋒一營，繞北門而過。水原風景幽美，北門外的那一條大路，平直廣坦，松際交翠，行過其間，令人有置身圖畫的感覺。袁世凱騎在馬上遠眺近望，十分的心曠神怡。又有當地官吏，聽說大清天朝兵馬過境，召來了些朝鮮百姓，簞食壺漿，夾道相迎。

百姓一見袁世凱所帶的隊伍，旗幟鮮明，行列整齊，人人都是那麼威武雄壯，忍不住的高聲歡呼，騰蹄雀躍。這還是二十四歲的袁世凱，破

題兒第一遭的受到大眾歡迎，目觀這般盛況。因此他在濃蔭之下，面泛紅光，顧盼自豪。

移時，一隊高冠峨服，寬袍大袖的朝鮮官員，攔住路中，又有從人捧着一壺酒，兩隻金盃，還有些大紅綢緞。袁世凱臨到跟前，先下了馬，迎過去向朝鮮官員們道謝，他藉由通事傳譯，聽了些阿諛奉承的話，熱誠迎迓之詞，又領了三杯得勝酒。措詞得體的答謝過了。朝鮮官員却又呈上一張禮單，上面用漢文恭楷，寫着一些人參、參酒等各物，說這是水原官民犒勞大軍遠道而來的區區微忱，務請笑納。

小小差官大模大樣

當時，袁世凱頗為躊躇，他猶豫難定，不知應否收下？正在格格難吐，猛一眼看見有一角紅簷，挑出千株松樹之外。邁前兩步，見是一座庭園，就中有一幢閣樓，水木清華，花卉扶疏，忽然之間靈機一動，他便問那些朝鮮官吏，說是：「好一幢雅緻精潔的樓閣，請問，那裏是什麼所在？」

水原府尹告訴他說：

「那裏正是下官的一座小築，此刻正好空着，袁大人可否賞光，進去歇一歇腳？」

袁世凱當下便說：

「下官職司先鋒，行軍途中，不敢停留。祇是吳大帥一行不久也快到了，一路暑熱，不妨在此憩息片刻。就不知大人的這座行館，可以暫時借用一下麼？」

水原府尹一聽袁世凱要借他的這幢別墅，作

為吳長慶吳大帥的軛館，天朝大吏蒞降，豈不是蓬華生輝？當下不禁大喜，忙不迭的一口答應。

於是，袁世凱伏侍上官，殷敬週到，無微不至。他命名一名隊官，代他率領隊伍先行一步，他自己則帶着隨身侍衛，由那班朝鮮官員陪同，先赴他為吳長慶、張謇上官預備的那處軛館，茶水食物，親自檢點一過。然後方與水原府尹商妥，水原府官民犒軍各物，待會兒不妨在軛館當面呈交吳大帥，諸事關照得清清楚楚的了，這才留幾名護衛，在吳大帥的軛館侍候，自己則率領餘人，快馬加鞭，離了軛館趕上大隊。

袁世凱一行走出水原府二十餘里了，吳長慶、張謇等人所領的中軍方到，百姓郊迎，備增熱烈。吳長慶又聽水原府尹說，袁世凱凱及大帥此行暑熱，已經預先備下了軛館，請吳大帥入內休息。吳長慶便率着幕中的幾位師爺，手下的一些將校，隨着水原府尹邁步入內。

吳長慶一向以儒將自視，幕中如張謇等人是才高八斗的名士，大熱天裏趕了半日的路，正是汗流如注，饑渴難當。如今袁世凱懷他人之慨，借下一座花木宜人，清幽絕勝，為沿途所僅見的名園，作為他們打尖用飯的行館。酒菜、浴湯、瓜果、几榻，有美皆備，無不臻備。再加上這座園子的景色實在是好，佈置又極其雅緻，因此自吳長慶以來，一進園門便覺得滿目清涼，暑熱盡去，於是大家一致讚不絕口，讚這座園子，也讚袁世凱這個先鋒前站實在是好得不能再好。

水原府尹趁着筵筵之間，又把袁大人如何婉拒犒軍各物，如何在發現他的園子以後，立刻借

用，親手佈署，待檢點仔細了時，方始急急驟馬去趕大隊，種種經過，都陳明了。言下之意，對於天朝人物，備致傾慕敬佩。張謇聽過，便感歎的說：

「慰廷這幾天來，也是够他辛苦的了。」

然而，吳長慶却正對袁世凱的長才特加賞識，因此，他接口便說：

「到了漢城，祇怕還有更辛苦的事，要他辦理。」

言訖，睥睨四座，揚聲大笑，得意之情，溢于言表。衆人陪着他笑時，心裏明白，吳大帥從此以後，必定要重用袁世凱了。

當夜，大軍止於果川，這一天，也祇不過走了七十里路光景。

袁世凱所領的先鋒一營，和吳長慶親率的慶軍兩營，都是在七月十二日那一天，一前一後渡過了漢江，駐紮在子山壁。那一處地方，距離韓京漢城，只有七里之遙。這日，吳長慶虎帳點兵，他下的第一道命令，便是派袁世凱先進漢城，和馬建忠、張光前切取聯絡，共商密勿。他叮囑袁世凱說：

「你入韓京以後，謁見了馬、張二位，先得跟他們請示，問妥當三件緊急大事，趕快回來覆命。頭一樁，大院君李是應內渡，是該跟他善言相商呢，還是必須脅之以兵？第二件，大院君的大兒子，那李載冕的兵權，應該如何解除。第三件，城中亂兵五千，究將如何處置？」

在袁世凱聽來，這便等於是把救平漢城大院君之亂，整個重擔，都交給袁世凱去全權處置了。

當時，怎不把袁世凱喜得心花怒放，退下來時便撓耳搔腮，彷彿連手脚都沒個放處。他興沖沖的，祇帶四十名從人，騎四十匹高頭大馬，風馳電掣，萬人矚目，才一刻兒功夫，便順利了當的馳進了漢城王京。

閣下大禍駭汗淋漓

少年得志，風帆扯得太滿了，就難免會發顛狂，於是釘子之來，更是順理成章的必然結果。袁世凱躊躇滿志，不可一世，他鮮衣怒馬，盛大扈從，找到了馬建忠、張光前設在漢城治事的公廨。馬建忠是李傅相李鴻章手下的紅人，官拜二品候選道，實則他便是滿洲朝廷和李鴻章派在朝鮮獨當一面的大員，連吳長慶也祇能跟他分庭抗禮，彼此客客氣氣。張光前則爲慶軍副將，是地位僅次於吳長慶的一員副帥，曾經跟着吳長慶南征北討，出生入死，便吳長慶本人也是對他十分的敬重，詎料這位二十四歲，初出茅廬的袁家四少爺，得意忘形，不知高低，自己分明是個五品同知，會辦營務，芝麻綠豆般的小吏，他偏又忘記了吳長慶的叮囑，見兩位上官，不用「請謁」，乾脆的備了「會辦營務處」的名帖，堂而皇之，讓馬、張二人的差官，齊聲一喊：

「袁大人來拜馬大人、張大人！」

馬建忠、張光前二人，正坐在花廳上議事，忽然聽見一聲：「袁大人來拜！」着實怔了一怔，兩人相顧錯愕，直如丈二金剛，摸不着頭腦，去國千里，又在朝鮮屬邦，從那裏鑽出了一個「袁大人」來的哩？當下，祇好正正衣冠，相率出廳迎接。

廳迎接。

接着了，馬建忠、張光前兩個，面面相覷，啼笑皆非，什麼「袁大人」不「袁大人」，原來竟是身高不及五尺，頭大有如笆斗，被吳大帥留在衙門裏督促唸書，經常被張謇翁批些「不通不通」，二十四歲的這個毛孩子。方始因朝鮮用兵，得了個臨時「差事」的袁世凱。當時，馬建忠便將臉色一沉，馬上就要發作，但却有一心爲吳長慶顏面作想的張光前，唯恐馬建忠大發雷霆，怒斥袁世凱的狂妄招搖，若給吳長慶知道，會嫌馬建忠「打狗不看主人面」。因此，他暗下拉了馬建忠一把，馬建忠會意，立刻就忍止容齊，乾脆弄假成真，把袁世凱延進廳裏，看他怎麼樣演戲？

在袁世凱的心目之中，渾然忘却他僅是吳長慶的一名差官，代吳長慶來知會，本軍進抵漢城郊外的情形，並且請問進駐漢城已歷多日的兩位大人，最緊要的三件大事，應該是怎麼樣個進行法子，然後再趕緊回去回話。——他一心以爲自己是吳大帥的代表，叩命前來，商議緊急大事，又仗着從金允植那兒得來的情報，便自詡爲朝鮮通。而在主持朝鮮事務多年的馬建忠，和高幾級的上司張光前面前，放言高論，傍若無人。

馬建忠、張光前百般忍耐，等袁世凱把他的那一套「平亂三策」說完，當袁世凱停住不說，靜候馬、張二人的極口讚揚，稱頌不置。於是，他候的發現，花廳裏的空氣似在凝結，馬建忠、張光前的臉孔，居然緊緊的繃着，全無笑意。袁世凱是何等的聰明機警，他心中一驚，正待開口

有所轉圜，耳朵裏却已聽見馬建忠的聲聲冷笑，然後他說：

「吳大帥的虎駕，既然已蒞子山壁，來回十四里路，近得很。這些個軍國大事，還是等一會兒我去拜他的時候，當面就商吧！」

馬建忠着意把那個「拜」字，咬得特別的重，讓袁世凱一聽，頓時就駭汗淋漓，惶恐萬狀。也祇有他能轉變得這麼快，驀地從客座中站起身來，撻下馬蹄袖，快步上前，向馬建忠、張光前二人，恭恭敬敬的打個千，口中高聲說道：

「大帥原是命小的來請二位大人的示下，不敢勞馬大人的駕！」

他說這話，是急中生智，企圖阻止馬建忠去「拜」吳長慶，因為袁世凱已能慢悟，馬建忠對自己的僥倖傲慢，至為不滿。他見到了吳長慶時，極可能會告自己一狀，到那時候，才真叫「吃不了，兜着走」，於是，他前倨後恭，奴顏屈膝，用意無非是在向馬建忠、張光前陪罪。並且還有乞宥的意味。

但是馬建忠不理，他說：

「大帥既到，理當我去拜謁請訓的。」

袁世凱聽他口氣堅決，便知苗頭不對，這一下自己竟闖下滔天大禍來了，於是得意忘形，一變而為心摧膽裂，急不過，終於給他想了個有所緩衝的法子，當下他說：

「大人既然決計要去，那麼，容小的在外廂等着侍候。」

回答依然是語調冷峻，嚴予拒絕：

「不必，我自有從人。」

前倨後恭牽馬執燈

接連碰了三次壁，袁世凱已經駭汗如雨，臉色發白，他情急無奈，祇好轉而往求張光前：

「軍門大人，您老人家行行好，在馬大人跟前美言兩句。馬大人如不挈小的同行，吳大帥聽說了，一定會責備小的輕忽怠慢。」

既可笑，又復可憫，袁世凱爲了過這麼一下子官癮，終於顯露了原形，看他說得如此淒慘，幾乎就要聲淚俱下。張光前心想他畢竟是個小孩子嘛，又礙在他還是吳大帥的通家子姪，吓唬他一下也就够了，何必過於予他難堪，叫他下不了臺。因此，他便陪笑的向馬建忠說：

「馬大人，您就准了他侍候您這一趟吧。此刻叫他到外廂去候着，幾時您發駕，讓他好生嚮導。」

馬建忠兩眼望着天花板，他的回答，僅祇是下巴領兒略微動了一動。

便點了點下巴頰，袁世凱如逢大赦，連忙再打兩個千，聲聲稱謝，然後彎腰呵背，身子倒退着，一步步的逡巡而出。

方出門，便有自己的從人過來攙他，從人也想獻殷勤，口口聲聲的問：

「四爺，兩位大人都服您老人家的見吧？」

看清楚了距離花廳已遠，袁世凱突的「怒從心中起，惡向膽邊生」，他虎的站直了身子，飛起一脚，直踢得那名從人哇哇怪叫，與此同時，他破口大罵：

「混帳東西！你儘在這兒嘮叨些什麼！」

這一幕趣劇，很快的便在吳長慶的慶軍各營傳遍，上上下下，祇瞞住了吳長慶一人。慶軍各營都在爭相傳誦袁世凱前倨後恭的這齣笑話。甚至於在一年以後，張晉、張寒兩弟兄和朱曼君三人，聯名致函袁世凱，「本君子愛人以德之本意，進一忠告」，也還會揭過他一個痞痞，謂之曰：

「進謁東廡，言行不掩，心已稍稍異之。然猶以少年氣盛，不耐職事，需以歲月，或有進境也。」

清廷派赴朝鮮平亂的另一支部隊，由北洋水師記名提督丁汝昌，率領超勇等艦，自煙臺駛抵朝鮮南陽灣。丁汝昌將艦隊停泊諸事安排就緒，自己帶了一百名水兵，循陸路直抵漢城。

馬建忠先已獲知丁汝昌即將前來的消息，所以他在漢城等候丁汝昌。一直等到七月十二日夜間，方始偕同丁汝昌齊赴子山壁，去和吳長慶密商大計。

袁世凱則誠惶誠恐，戒慎戒懼，便在由漢城公廨直抵子山壁的七八里路程之中，他小心翼翼，竭力巴結的侍候馬建忠。就祇在於使馬建忠爲之感動，不念前倨，莫在吳長慶的面前，提起他那夸誕謬戾的言行舉止，於是一路之上，牽馬執燈，跑前跑後，他竟是老起臉皮，無所不爲，無所不至。終於使馬建忠以爲這年青小夥子知過能改，袁世凱總算幸運，他的多方努力，居然達到目的，馬建忠對他的所作所爲，果真一字不提。吳長慶、丁汝昌、馬建忠三位大員晝夜會議

，平「大院君之亂」的方針大計，實施步驟，終於獲得了最後的決定。光緒八年壬午（公元一八八二）七月十三日，是中、韓、日近代史中最關重要的一天，那一天的上午十點鐘，遼清淮軍宿將，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，以他頭角崢嶸，幹練有為的世侄袁世凱為衛隊長，率領護衛兩百名，盛大扈從，戒備森嚴，吳長慶匹馬當先，前呼後擁，進了韓京漢城。吳長慶入漢城後直詣雲岷宮，訪晤朝鮮國王的生父，兵權在握，儼然執政的親華派首領大院君李昶應。李昶應對於天朝元戎的先施以禮，虎駕貴臨，感到非常的興奮，同時他也由於自己本身的立場和作為關係，錯會了吳長慶的用意，以為吳長慶先去拜他，而並未理會他的兒子韓王李熙，正是大清朝廷視他為朝鮮之主，是為他抗過亂子仍能繼續執政肇端的起點。因此李昶應疑懼盡祛，精神抖擻，他接待吳長慶，恪盡禮數，極盡鋪張之能事，他親率子孫，迎候於大門之外，和吳長慶等談笑甚歡，即此猶嫌不足，李昶應尤其在吳長慶與辭之際，主動提出他即將親赴子山壁大營答拜。

這一下，正中吳長慶的下懷，吳長慶預使丁汝昌、馬建忠先在他的大營守候，並且由丁汝昌傳令他的艦隊，升火待發。就在當天下午四點鐘，細雨霏霏中，李昶應帶着數十騎侍衛，乘坐大轎抵達子山壁大營，吳長慶、馬建忠、丁汝昌等同出轅門迎接。在這一整天裡，袁世凱和吳長慶如影隨身，寸步不離。

吳長慶計擒大院君

那日漢城四郊，正是煙雨濛濛，子山壁下白茫茫的一片，眼界不遠。吳長慶的大帳之中設了一張長案，吳長慶尊大院君高高上坐，自己則和丁汝昌、馬建忠等人打橫相陪。大院君不諳華語，所以雙方唯有利用筆談，你來我往，紙片紛飛，都由袁世凱一一恭謹傳遞。雙方談了許多朝鮮近況，來日大計，祇是絕口不提關於「大院君」本人的問題。李昶應以為天朝大吏和自己推心置腹，兩情款洽，萬萬想不到這便是吳長慶的羈縻之計。

羈縻到了薄暮黃昏，雙方筆談的紙片都已經積了二十四張。吳長慶按照預定計劃，向隨侍一旁的袁世凱，遞了一個眼色，袁世凱會意，便悄悄的步出帳外。當時，李昶應故示嚮望天朝，了無疑慮，他祇携來數十名護從，而這批護從一到吳長慶的軍中，便由吳部將校故示親熱，拉了他們前去喝酒。袁世凱找到他們時，這班人業已喝得醺醺然薄有醉意。正在猜拳行令，逸興遄飛。袁世凱親狀，微微而笑，他上前殷殷的問，酒菜够否，可會喚飽？又取過一個杯子來，和他們連飲數觴，引得座中歡聲四起，十分熱鬧。他便使負責招待的將校，陪同他們繼續喚喝，自己推說大帥還有差遣，告辭離去。臨時又道：

「大院君閣下，和吳大帥等，還有許多軍國大事待商，一定是要用過了飯，很晚才回漢城的了。列位只管放心飲用，夜間回去需用的燈籠火把，下官此刻便去命人妥善準備。」

幾句話，把大院君李昶應的數十名護衛，暫且穩住，那般人，在慶軍的營帳裏，安心喚喝，

開懷暢飲，而且人人都在說，到底是天朝上國的高官，他們將袁世凱的人物軒昂，却又謙恭下士，絮絮大度間，毫無半點官架子，一疊聲的讚不絕口。殊不知，這數十名護衛，一概中了他的穩兵之計。

步出帳外，袁世凱便召來他所帶一營的兩名隊官，吩咐他們，表面上為大院君一行準備數十對紅燈，實則，在營帳四週，散散落落佈置一百名徒手的兵勇。移時，吳大帥他們押送大院君離營，千萬不可讓這般朝鮮護衛，有所驚覺。然而，萬一他們得着了風聲，有什麼舉動，袁世凱關照不許使用武器，便以兩名兵勇挾住他們一個，拉拉扯扯，推推搡搡，嘴裏都說些個勸止的話，祇要攔住他們不去救援，便算功德圓滿。

兩名隊官（連長）得令，分頭前去佈署。袁世凱安排妥當，這才悄悄回到吳長慶的大帳。接到吳長慶的身旁，向他深深的一點頭。吳長慶曉得他已一切佈署妥當了，於是，再向正與大院君筆談甚歡的馬建忠，作個手勢，傳過去一個暗號。

馬建忠會意，立刻振筆直書，寫了一張字條，命從人遞過去。

大院君接在手上一看，當時，他還並不怎麼在意，因為馬建忠是在問他：

「君知朝鮮國王為皇帝冊封乎？」

因此，他便簡簡單單的寫了兩個字回答：

「知之。」

第二張字條遞到大院君李昶應的案前時，馬建忠在那上面寫的却是：

「王爲皇帝冊封，則一切政令應自王出。君六月九日之變，擅竊大柄，誅殺異己，引用私人，使皇帝冊封之王，退而守府，欺王實輕皇帝也，罪當勿赦。徒以王有父子之親，姑從寬假，請速登輿，至馬山浦，乘兵輪赴天津，聽朝廷處置。」

看完這一張直斥其罪，命他束手就縛的字條，大院君李晁應面色大變，駭汗如雨，彷彿晴天霹靂，中了雷殛。他神情緊張，四面張望，這才發現自己的護衛早被支開，眼跟前連一個從人也沒有看見。

於是，主位相陪的吳長慶和丁汝昌，相率起立，帶着從人，先赴帳外，送大院君李晁應上轎啓程。袁世凱早已點了一百餘名慶軍，夾道排列，荷槍實彈，成爲兩道銅牆鐵壁。另外尤有丁汝昌的水師健兒五十名，擁着一乘四人大轎，那便是準備押送大院君逕赴馬山浦的一支人馬，也在肅然無譁的等候。

大帳裏面，大院君李晁應儘在拖延，遲移不肯動身。馬建忠無奈，祇好上前告聲得罪，強自扶掖他到帳外，請他坐上備就的大轎。

然而，大院君李晁應一看四週警衛森嚴，如臨大敵，自己的從人護衛，則全無蹤跡。他情知不妙，猶仍在推說那不是他自己的轎，不肯上去。

五千亂兵利泰枉尋

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」，當時的情勢，又怎容得大院君反抗得了呢？李晁應拒不上轎，

馬建忠便祇得「霸王硬上弓」，連推帶挽，將他納入轎內。轎後丁汝昌騎上馬匹，一聲喝令，五十名水師，便擁着這位朝鮮天字第一號的權勢人物，冒着傾盆而下的暴雨，一日一夜，不曾停歇，足足的奔馳了一百七十里，而於七月十四日午間，抵達馬山浦，登上升火待發的瀛洲兵艦，直駛天津。「大院君事件」禍亂的根源，便這麼七豎八倒，兵不血刃的徹底解決。

大院君李晁應就執，押送中國，被袁世凱用計穩住了的數十名護衛，一律成了慶軍的俘虜。亂源解決，吳長慶便率領他的慶軍，進駐漢城，他派張光前、魏綸先、何增珠三員大將，申嚴紀律，負責守護王京，彈壓巡查，晝夜防範。同時用吳長慶、馬建忠二人的名義，揭佈告示，安撫民心。

吳、馬二人在這張告示上，曉諭朝鮮軍民，聲明以上各點：

一、爾國太公（大院君）與六月之變，弑妃辱王、戕官情事有關，已由丁軍門汝昌送往北京，由清廷治罪。但是保證「一不深責」。

二、六月之變之亂首一經查獲，定予正法，不過「脅從者罔治」。

三、目前大兵水陸並進，已有二十營（實則是號稱二十營而已），相繼而發的，正逼於海上。亂兵如自付有抗拒王師之力，請他們嚴陣以待，否則便「早自悔悟，慎勿執迷，自速誅夷也。」

四、末後特別強調：「天朝視爾朝鮮之主臣，誼猶一家，本軍門奉命前來，雷霆日月，備聞

斯言！」

這一篇告示出於張謇的手筆，聯四疆六，實際上便是當時清廷的對韓決策。不過，大院君李晁應，中計內渡以後，禍亂的首腦雖已遠離，韓王的政柄業告恢復，祇是吳長慶所面臨的困難，仍然很多。軍事、外交與政治三方面，都有刻不容緩的問題，亟待解決。軍事則枉尋、利泰兩村的五千餘名韓軍，是則是撫，應該如何驅散？外交則日韓交涉一度破裂，日本對於朝鮮亂兵的戕害日人，攻擊使館，決不肯善罷甘休。因此中國方面尤須極力促成雙方的談判，使此一巨案，迅速了結。政治則韓王李熙出而主政，尙待中國官員的大力輔導，如何建立其威信，改良其庶政，都是千頭萬緒，決非一蹴可就的事情。

經過滿清大吏的幾度會商，所決定的方針，是外交責成於馬建忠，吳長慶則肩承軍事政治，兩方面的重責大任，雙管齊下，分頭並進。以當時朝鮮的情勢，吳長慶這一方面，在在都需要爭取時效，採用「快刀斬亂麻」的手段，因此，正被吳長慶特別賞識，破格拔擢的袁世凱，「時勢造英雄」，宜乎在朝鮮漢城，有脫穎而出，大獻身手的無上良機了。

韓王李熙，和他的朝廷重臣如金允植、魚允中，都是誠心誠意願與吳長慶等通力合作，救平亂事的。大院君李晁應被送往天津以後，韓王李熙心知這是清廷迫不得已，藉以保全的一項措施，在他個人雖有骨肉離散的哀愁，但爲顧全大局，也是無可奈何。所以，當時他不但未曾表示任何異議，尤且更積極的藉由金允植和袁世凱

的聯繫，提供情報，發蹤指示，決心先把枉尋、利泰那兩座村子裏的五千餘名亂兵，澈底予以解決。

中韓雙方，目標一致，事情就容易着手了，金允植告訴袁世凱說，李載冕大將雖然是親華派首領大院君李熙應的長子，但是，因為他在日韓條約締定以後，曾經應日本當局所邀，去過一趟日本。回返韓國便與金宏其、朴定陽等，組織了一個「開化黨」，提倡新政，從事改革，往後朝鮮總理機務衙門之組設、聘請日本教官訓練軍隊之從事，都是李載冕他們的得意傑作。所以，李熙應和李載冕名為父子，在政治立場上却是截然相反、大不相同。「大院君事件」風暴起時，亂兵襲擊的目標，一共有三處，其一是閔妃，亦即大院君的政敵，親日派開化黨的幕後操縱者。其二是日本公使館和日本教官。其三即為總理機務衙門裏面的那些開化黨人。由而可見，大院君是有計劃的想把親日派份子，予以一網打盡，斬草拔根，連他自己的長子李載冕，也不例外。

於是袁世凱便和金允植反覆研討，從而找出兩項非常有利於當前局勢的結論。大院君李熙應和他的長子李載冕，既然在政治立場上，處於敵對地位，而「大院君事件」中，朝鮮總理機務衙門，又確實遭遇過亂兵襲擊，還殺害了其中的若干名官吏。事實證明，李熙應和李載冕確已絕了父子之情，在這種情況之下，李載冕極可能是矯他父親之命，自封大將，企圖乘混亂之際，掌握兵權。使那五千餘名朝鮮兵，能够接受開化黨的指揮，由「親華」一變而為「親日」。

艱險自任放言高論

倘若果真如此，那麼，中國軍隊之在朝鮮，無形中便增添了極大的危險，自從「大院君事件」爆發，清廷迅速調集兵馬，兼程前進，假想敵則唯恐日本派艦，搶先一步進了漢城，如今漢城城裏，便有五千餘名亂兵，落於親日派的掌握，隱隱然將以中國軍隊為敵，一旦日軍開來，中日雙方因而發生衝突，李載冕率領的亂軍和他們裏應外合，中國軍隊便非吃大虧不可。

這是一個極關重要的情報，據實稟報吳長慶，可以增進他澈底解決亂兵，扣留李載冕，將開化黨利用亂兵的陰謀，粉碎無遺，一舉解除本軍的內顧之憂。袁世凱祇要這麼做，他之又將建立一項大功，而更為吳長慶所重用，豈不是三言兩語，垂手可得的嗎？

然而袁世凱福至心靈，他從金允植所敘述的來龍去脈中，發現了一個漏洞，金允植所說的誠然全無半字虛言，祇是，連這位朝鮮重臣，也忽略了一點重大的關鍵。那便是，李載冕矯乃父之命，大將自為，他本是親華派亂兵亟欲攻擊的目標，那五千餘名亂兵，如今真肯接受他的命令指揮嗎？

他雖不欲就此點破，因此袁世凱使用紙筆，旁敲側擊的問金允植：

「李載冕現住何處？」

金允植則據實答道：

「自亂事起後，李載冕始終住在其自宅，有新軍軍士保護。」

再問：

「可曾外出活動？」

金允植的答覆是：

「彷彿沒有，因漢城各處甚為紊亂也。」

心中已有八九成把握了，祇是，袁世凱為了慎重其事，他深願更問清楚一些，他又遞過去一張紙條，請教金允植道：

「新兵是否日人所訓練者？」

用不着藉紙筆傳話了，金允植望着袁世凱，深深的點了點頭。

「亂起時，新兵是否與亂兵對敵？」

金允植又領首作答。

欣喜之狀，溢于言表，袁世凱亟於去向吳長慶獻計、畫策，再立一樁跨海東征的殊勳了。他向金允植再三致謝，結束了這次在他已有重大斬獲的會談。然後，他策馬巡投吳長慶的行轅。

便在吳大帥的簽押房外，袁世凱故意提高聲浪，向吳長慶房門口的戈什哈說：

「煩您稟報大帥，袁世凱有機密大事請謁。」

吳長慶在房裏已經聽到他在這麼說了，當下便朝房門外喊：

「慰廷，你來！」

門帘一掀，袁世凱快步入內，向吳長慶打了個千。抬頭看時，原來老師張謇，也在房中議事。他急忙也行過了禮。見風使舵，隨機應變，原本是袁世凱的拿手好戲，唯恐張謇嗾怪他有這麼重要的機密大事，怎不先去跟他報告，於是，袁世凱一開口便扯個謊說：

「方才到老師那邊，聽說老師在大帥這兒，所以便趕着過來了。」

袁世凱在吳長慶跟前，已經成為得力助手，紅得發紫的人物。吳長慶待他，因而也改和顏悅色，相當親熱，當下，他便攔下了袁世凱的話說：

「慰廷，你先回公事。」

那袁世凱還怕張謇心裏不自在，特地同公事以前，再添一句：

「我方才上老師那邊，也是爲了要回這件事的。如今大帥和老師都在，那可敢情正好。」

接着，便將方才從金允植那兒聽來的，李星應、李載冕父子向爲政敵，勢難兩立。李載冕尤且爲親日派新黨的首腦人物，勾結日本，收買亂兵。——他特意的危言聳聽，把當前情勢，說得像是日本大軍即將抵達，亂兵立即起而應之，慶軍三營，業已陷在重圍之中一般。滿口胡扯，居然也說得天花亂墜。

隻身往擒訓練大將

吳長慶、張謇兩人一聽，呆住了。袁世凱的情報來源，直接來自金允植和韓王李熙，其權威性和真實性，不容置疑。事實上，自大軍出發於煙臺，袁世凱也就實際上負起了情報重任，他是吳長慶、張謇的耳目，慶軍的主要情報來源。

沉吟半晌，張謇房中一片闐寂，袁世凱悄悄移動腳步，站到張謇的身旁去。

終於，吳長慶緩緩的抬起頭來，面向張謇，漾一抹苦笑：

「喬翁，朝鮮亂兵如果被新黨收買，而新黨又跟日本人聯繫密切；那麼，你方才所主的『不妄殺、但驅散』之說，那可就不通了啊。」

但是年方三十，腹笥極廣的張謇，頭腦豈有袁世凱所想的那麼簡單，聽吳長慶這麼說時，他便侃侃然的答道：

「慰廷所稟報的種種，看似順理成章，其實也未必盡然。這我倒不是說慰廷報得不實，而是揆諸事理，其中關鍵，大有推敲之處。朝鮮新黨跟日本人有連絡，誠然是有的，但是若說李星應、李載冕父子互爲政敵，誓不兩立，那麼，大院君李星應又怎肯畀他以大將之職，而把軍隊交給他呢？」

提出了破綻，袁世凱便不得不插進嘴來，趕緊的圓一圓說：

「便是方才學生也曾向金大人提出這一問的，據金大人說：新黨有日本人和閔妃一家做後臺，他們有的是錢。所以很可能是李載冕矯他父親之命，自封大將，對亂軍則以金錢收買。」

「金允植這個話是很有道理的，」吳長慶接口便說：「喬翁，你莫非忘記了，亂事之起，不正是因爲朝鮮財政窘迫，士兵數月關不到餉，當日領糧又領的是霉米，所以才鬧起來的嗎？」

「收買，收買……」張謇口中唸唸有詞，他站起身來，走到窗簾前，便站在那沉思默想。

這一頭，由於軍情緊急，刻不容緩，吳長慶心中焦慮，便不顧張謇，先問袁世凱：

「慰廷，方才你和金允植談這件事，可曾談出了什麼計較？」

機會來了，袁世凱便上前一步，垂手說道：

「金大人只是知會我們這些個消息，他也拿不出什麼主意。却是卑職聽後便曉得這事十分難辦，當時在心中極力思索，」說到這兒，頓一頓，先賣個關子，方道：「所以卑職先向金大人打聽清楚了那李載冕的住所，和他家裏面的護衛情形。」

站在窗口的張謇，也是在凝神傾聽，他聽袁世凱說完了這一段話，猛一下轉過身來，眼睛一亮，睜開眼笑，他高興的問：

「慰廷，你的意思是——？」

萬不可讓老師分了自己獻計畫策的功勞，袁世凱趕忙搶着答道：

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，擒賊擒王，卑職願意率一兩百名死士，出其不意，攻其無備，衝進李載冕的宅邸，將他拿下。倘能如此，則朝鮮亂兵果已被李載冕所收買，聽命於他，有所陰謀的話，李載冕一被抓，他們可就羣龍失其首了，到那時候，大帥再調遣大軍，一舉搗毀利泰、枉尋，亂軍的兩處巢穴。」

詎料，吳長慶竟會雙手直搖，連聲拒絕，他壓低了聲音說：

「不行不行，慰廷你想去抓李載冕，如果他真是亂兵的頭腦，那五千多亂兵，怎肯眼睜睜的望着他們主帥束手被擒？倘若他們一湧上前和你搶奪，那可又要鬧出大亂子來了嘛！」

「大帥，」袁世凱一臉成竹在胸的神情：「依卑職之見，這個亂子竟是鬧不起來。一則卑職探查明白了，李載冕的宅邸，距離枉尋，利泰兩

村尙遠。二來，卑職只要拿下了李載冕，亂兵倘敢前來搶奪，卑職還可以李載冕的性命相脅。大帥再以一支兵馬接應，必定可保萬無一失。」

然而，吳長慶終是猶豫，他說：

「慰廷，你小小的年紀，有勇有謀，膽識過人，來日的前程，一定不可限量。祇不過，讓你辦這麼一件事，終嫌過於行險僥倖。」

袁世凱心知，這便是他演這一齣戲的高潮之所在。當下，扮出一副感激涕零，愧無以報的神情，趨步上前，打了個千說：

「大帥，卑職向蒙大人視之猶子，栽培提拔，無微不至。大帥的恩德，卑職粉身碎骨也不能報答。如今有這麼個機會，爲大帥出些微力，正是求之不得的事。赴湯蹈火，卑職也是在所不辭。」

絕妙做工，使吳長慶深心感動，他上前攙了袁世凱一把，開口便說：

「慰廷，你我兩家三代的交情，說什麼栽培提拔，那都是我的本份。」

遇事奮厲不顧情面

這時，便有被冷落在一旁的張謇，乘機發了話，他插進來說：

「大帥，慰廷這一條擒賊擒王的計，定得很好。路徑跟護衛情形，他也打聽熟了，既然事在必行，機不可失，那麼，大帥就叫慰廷去辦吧，依我看來，這一件機密大事，恐怕也是非他不可啊。」

連張謇都這麼說了，吳長慶雖然唯恐袁世凱此行「危險」，他也不得不依，祇是再三再四，

叮囑袁世凱謹慎小心。接下來，便商訂當日行事的步驟，袁世凱說：

「卑職打算就在今日傍晚行事，此去我僅祇帶八名從人，大營的兵勇，一個也不帶，免得啓亂兵的疑竇。」

吳長慶驚問：

「光帶幾名從人，慰廷，你便能辦得了這件大事嗎？」

袁世凱連忙陪笑的說：

「卑職正想請大帥的鈞旨，准卑職調用丁軍門留在漢城的五十名水師。」

張謇茫然不解，他問：

「大營裏有的是兵勇，你何必調那些不相熟的水師跟你去呢？」

「老師，」袁世凱得意的一笑，侃侃然說道：「我若自大營帶領人馬，直撲那李載冕的宅邸，揚長過市，李載冕焉有不生驚惕之理？他一有備，流血便在所難免。丁軍門留在漢城的五十名水師，他們的營盤，距離李載冕的宅邸很近。我便帶幾名從人，人不知鬼不覺的先赴水師營，然後調齊那五十名兵勇，各執器械，同去拿下那李載冕，那才是出其不意，乘其不備哩。」

「慰廷所見的極是，」吳長慶擊節欣賞，脫口讚呼：「這一件大事，就照你的意思去辦。水師營的兵勇，我給你一支令箭，准你全權調用。」

「慢着，大帥，」張謇忽然打個岔，使袁世凱大出意外，祇是聽清楚了他所說的一番話時，方知那正是老師愛護他的一片至意，因爲張謇說：「我想來想去，那李載冕宅邸的少數護衛，固不足虞。就怕枉尋、利泰兩村的五千餘名亂兵，他們若起而赴援，慰廷此行那就過於危險。所以我方才想到，枉尋、利泰兩村亂兵的解決，橫豎也是急如星火，事不宜遲的，何不就在今夜，同時把這兩件大事一道辦了，正本清源，一舉廓清，也免得那些亂兵彼此呼應。」

「當翁的調度安排，」吳長慶又是從善如流，極力贊成：「不失爲妥善穩當的萬全之策，讓我此刻便調遣兵馬吧。」

換一個人，張老師張謇處處爲袁世凱的性命與圓滿完成任務着想，一面往捕李載冕，一面率庭擄穴，澈底解決盤踞兩村的亂兵，切斷他們的聯絡呼應。照說，袁世凱的內心，應該對張謇和吳長慶何等感激，又怎有不從的道理？然而在袁世凱則與常人迥然相反。一來，他亟於立功，有更好的表現，二則，他明知此去捕拿李載冕，可以手到擒來，毫無危險。第三，則他深願吳長慶覺得袁世凱畫策，還要比滿腹經綸的張當翁，猶勝一籌，大好良機豈容坐失，因而他說：

「老師一心爲學生的安全着想，衷心感激，匪可言宣。祇不過學生蒙大帥的差遣，自身安危，根本不在顧念之列。學生先一步行動，拿下了李載冕，擒賊擒王，那五千餘亂兵失了主將，必定無心戀戰。這一層作用，可就大得多了。」

舌辯滔滔，不但表現了己的慷慨激昂，「一腔忠義」，尤其還有點貶張謇作婦人女子態的意味。但是張謇胸襟磊落，他相信袁世凱，不會聯想到這方面去，因此他還因而稱讚袁世凱說：「然遇事尙能奮厲，不顧情面，節而取之，



。上以倍一艦日的時當過超噸餘千七有的大最，隊艦洋北的韓入

茲猶足多。」

袁世凱這麼一說，一件大事就算決定下來了。吳長慶下令，當日傍晚時分，由袁世凱率領水師兵勇五十名，前往誘致訓練大將李載冕，並且決定在得手以後，把他軟禁在「南列宮」，加以看管。

同時，「擒賊擒王」，雙管齊下，使五千餘亂兵「羣龍無首」，當袁世凱把李載冕抓到了以後，慶軍三營立即全體出動，一舉剿滅枉尋、利泰兩村的亂兵。

「一朝權在手，便將令來行」，光緒八年七月十五日中元之節（陽曆八月二十八日），晚餐時分，袁世凱帶了一名通事，四名從人，輕裝簡從的騎馬出發。他一到水師營，調齊了五十名水師健兒，先用大帥的名義，發了一筆犒賞。

然後領着歡天喜地，樂為效力的五十多人出動，直叩李載冕的宅邸。左右前後，佈下了天羅地網，嚴防李載冕知機走脫。袁世凱本人則從容自在，祇帶一名通事，四員從人，暗藏軍械，直叩朝鮮訓練大將李載冕的大門，投刺求見。

裝痴賣傻捉了他來

袁世凱使那名通事告訴李載冕的司閹小吏，他是吳長慶吳大帥麾下的營務處會辦袁大人。聊吳大師之命，有機密大事必須面謁，那意思說，他非見到李載冕不可。

當時，李載冕正在大廳之上，率同他的家人祭祖，驟然聽說有吳長慶的營務處會辦袁某登門求見，心中摸不透他的來意，真有點忐忑不安，心驚肉跳。直到他問清楚了袁世凱只帶了五名徒手從人，方始略微鎮靜，立刻下令大開中門迎接。

袁世凱和李載冕行過了禮，互道寒暄，客客氣氣的同進前廳，分賓主坐定。

一路上袁世凱看清楚了，園角廊後，重門疊戶，到處都有帶甲之士在暗中埋伏。因此他打定了主意，今夕祇可誘致，不能力擒。藉由通事，李載冕先開口說話，他說漢城方經大亂，地面不靖，

袁世凱是天朝的大員，出門怎不帶護衛？——言下之意，一方面是試探，一方面也有點爲自己壯膽，出語威脅。

袁世凱聆後，靈機觸動，正好順水推舟，他故意的怔了一怔，又裝做自己年輕識淺，不識高低，而且趁勢點入了正題，他脫口而出的說：

「這便是下官一時的疏忽，竟不曾想到護衛上的事來。却是還有一層糟糕，下官此行，原是奉吳大帥之命：大院君閣下不得已的內渡，事前礙於機密，無法先向大將軍陳明。再則大院君閣下啓駕以後，貴國的政務外交，不容廢弛，吳大帥亟命下官前來奉請大將軍，前往吳大帥的行轅，商定各事，一一進行。偏偏下官忘了護衛車駕，還是讓下官回去備齊了再來奉迎吧。」

說着，便匆匆忙忙的要起身告辭，——袁世凱的做工，看在李載冕的眼裏，分明是個少不更事的天朝少年新貴，居然在說回去備辦忘了的護衛車駕哩？他心中暗笑，却是攔了攔說：

「這個，可以不必要了。移時我和袁大人同去時，車馬護衛，弟處儘有。」

李載冕一口應允「移時和他同行」，使袁世凱私心喜出望外，於是在口頭上極力的致歉、道謝。從此，當李載冕居心試探，提出了一連串的問題，他更是有問必答，而且答得相當的得體，足使李載冕私衷滿意。



吳長慶、袁世凱計擒朝鮮大院君後，即交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押回天津。圖為丁汝昌攝於提督任上。

原來當時韓京漢城的政局，複雜微妙已極。自同治二年（公元一八六三）朝鮮熙倫王薨，立興宣院君李熙應的兒子李熙爲嗣。當年李熙只有十二歲，所以李熙應乃以大院君執政，堅持鎖國主義，成爲守舊派的創始人。從同治二年到光緒八年，前後十九年間，李熙應曾因

李熙受閹妃一黨的包圍，不但肯交還政權，尙且一連幾次企圖以他的長子李載冕兄繼弟位。

但是李載冕往後竟成爲親日派開化黨的領袖，父子失和，漸成對立，大院君事件中，李載冕居然身爲亂兵戕殺的對象。事件後日軍一千二百人首先開進漢城，跟大院君李熙應交涉失敗。李熙應於是「氣爲之奪，魄爲之傷」，李載冕遂以大院君之長子，國王之長兄地位，自封訓練大將，掌握總理機務衙門，內有弟弟的支持，外有日本的奧援，形成一股新興的力量。

清軍之入朝鮮，一般人的印象，必定是赴援大院君，幫助他抗拒日軍的藉口入侵，乃至迅速安定地方，革新政治，使親日派的勢力全面廓清。所以在大院君內渡以前，李載冕確實是很駭怕，而擁甲士以自衛的。詎料李鴻章別有襟抱，他雖不欲因爲朝鮮而開罪日本，所以他命馬建忠、吳長慶將大院君誘致內渡，大院君也不疑有他於焉中計。大院君一被押走，就李載冕來說，實在是驚喜交集，莫測高深，清廷不致支持大院君已成牢不可破的事實，那麼清廷究竟要支持誰呢？徒有虛名的韓王李熙固然是一人選，握有重兵大權，外力奧援的李載冕，事實上却更具備繼承大院君的條件。

這就是爲什麼李載冕會上了袁世凱的當，把吳長慶請他前去議事，辦理善後的謊話信以爲真。他盤問過了「少不更事」的袁世凱以後，喜出望外，雄心頓起，與冲冲的命家人立刻備辦車轎護衛，和袁世凱携手同行。袁世凱順順利利的把他帶到南別宮，一聲命下，暗中緊隨着跟來的五十名水師，當場解除了李載冕衛士的武裝。將罵不絕口的李載冕，當場予以收押。

翻手爲雲覆手雨，袁世凱輕鬆自在的又建立了一樁大功，他把李載冕交給水師營的一名哨官，吩咐他嚴予看管。自己則仍然帶着那五名從人，他還要趕上那一場痛剿利泰，枉尋二村，五千餘名朝鮮亂兵的大戰。

（未完待續）